

终结篇

子秦记

黄易◎著
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易精品】



终结篇

黄易◎著

陆

寻秦记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秦记.陆 / 黄易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921-4

I. 寻...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185号

寻秦记 陆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崔 洋

特约编辑: 余 红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20.5
字数	340千字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救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05921-4
定价	26.00元

序

從《破碎虚空》到《對神記》，二十九年來的苦與樂，真的是一言難盡。在《破碎虚空》前，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中共會審問的十年時代，生活平單調，打拳是間隙的唯一辦法，就是我在家中臥病成疾。母親認為我走沉淪邪惡，無可救藥。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個不受時間局限的書海天地裡，我得到了無法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啟發，擺脫地獄，擴充了我的視野和生活。讀者是關心中會考的最熱戰線，也乎所有人已懷念的粗針，我取得超越理想的好成績。

於香港文化工作之十年間，武俠小說陷入低潮，好幾種精彩的武俠作品，竟在印刷廠巧合下被毀也。《破碎虚空》，我對武俠的熱情已冷了，只是替了創作者和讀者的身分，但那時你本想當幽默的作者。一天，清早起來領著狗兒往山上跑，當抵達臨河俯瞰滾滾的江頭，一艘輪船正拐彎駛進港口。這一片是遠離塵囂的寧靜涼好，另一片是繁喧的城中。如果我不再靠渡輪往那江上取會，是怎樣的滋味？就在那時候，我寫了辭職信。

由燒信到今天剛好是二十年。這套新作在大陸整理出版，不由我起首事。今次的結集，全賴上海華陽圖書館的袁杰偉先生和他的團隊厚謀策劃。還蒙讀者們的支持，謝謝！

✿

13.2.2009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华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怎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大梁惊魂	001	第八章	剑圣战书	165
第二章	歌姬之首	023	第九章	信心尽复	192
第三章	齐都之旅	047	第十章	恩怨难分	215
第四章	周旋到底	070	第十一章	稷下之战	238
第五章	偎红倚翠	093	第十二章	嬴政登基	263
第六章	余情未了	119	第十三章	千古一帝	304
第七章	稷下剑圣	141	后记		317



第一章 大梁惊魂

项少龙睁开眼来，眼前仍是漆黑一片，不辨昼夜，头脑则昏昏沉沉，还想继续睡下去。他是被别人说话的声音惊醒过来的，初时大吃一惊，以为有人来搜捕他。待他发觉地道毫无异样，声音只来自密室一角时，方恍然大悟，原来声音是从那支铜管里传下来的。那支铜管既可监听密室的动静，那上面的声息自可从铜管传下来。项少龙打着了所剩无几的火摺子，然后点燃其中一盏油灯，铜管赫然入目。它被装在入口侧旁，闪闪生辉。项少龙提起精神，小心翼翼地移向铜管，把耳朵贴上去。冰凉的感觉和人声同时传入耳朵里。

只听一阵男声淫笑道：“你的身材愈来愈丰满了，难怪昨晚大王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你。”

一个女子的声音不依道：“若君上你把人家送给大王，奴家情愿自尽。”

项少龙心中叫绝，此女深明男人心理，明明知道并接受主子把她送给别人，仍要表现得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果然上面密室里传来亲嘴缠绵的声音。

女子撒娇道：“君上不是去赴晚宴吗？竟偏要在这时刻逗人家。”

项少龙一听不禁大吃一惊。假如现在是晚宴的时刻，那自己岂非睡了大半夜外加一整天，少说也有十个时辰也即二十个小时，怎么会这样渴睡？一时间他忘记去听上边男女的对话，径自苦思。旋即醒悟过来，知道地道虽有

通气口，但始终是空气不流通的，自己若非被惊醒过来，说不定会因缺氧在睡梦中茫然死去。忽闻“项少龙”三字传入耳内，忙又倾神细听。

那君上道：“现在满城风雨，什么大宴小宴都被项少龙闹得取消了。大王有令，凡窝藏项少龙或知情不报者，均要抄家灭族。哈！没有一具死尸比项少龙更值钱，只尸首便可得赏五百金，害得人人在寻找这家伙。”

女子道：“奴家看他早已离城远去，否则为何整个大梁被翻转过来，仍找不到他半根毫毛？”又叹道：“这人真了得，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谁都对他莫奈何。”

那君上陪她叹一口气道：“他走得轻松容易，却累死城守范大人，这次抓不到项少龙，所有罪责都将落在他身上。刚才他还来央求我向大王说情，现在大王在气头上，我才不会笨得为他惹祸上身。”旋又道：“项少龙来得真不是时候，害得我错失欣赏凤菲精彩表演的机会，明天她起程到齐国去，不知何时能回来，我明天定要去送行。”

项少龙听到三大名姬之首的凤菲眼下正在大梁，心中一动，再无心听下去。这时他离开宝库，溜出地道，藏到宅后的山林里，美美地呼吸一通新鲜空气。外面果然是日暮时分，还下着绵绵细雪。吸入大量新鲜的空气，项少龙脑筋恢复灵活，仔细思量着未来的命运。

现时大梁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条地道，但若被人发现，休想脱身。龙阳君显然仍未将见到他的事泄露出去，否则刚才那君上不会不提。不过尽管如此，这对他仍没有什么帮助。他又想起凤菲。这位风格独特的美女，若肯帮忙，说不定可带他离城。但由于他们只有一面之缘，交情浅薄，她是否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呢？最头痛的是他根本不知道她住在何处。纵是知道，要偷偷进到她的闺房里去，也非易事。一时想得心乱如麻，突有犬吠声自后院处传来。

项少龙吓了一跳，急忙钻回地道，凭着记忆推度上面屋舍形势，由其中一个出口闯上去，来到一座四合院中间的花园里。这座四合院只前堂亮着灯光，东西后三厢黑沉沉的。项少龙估计巡宅的恶犬这时仍关在后院未放出来，遂安心活动。凭着钩索和敏捷的身手，他一口气越过数重房舍，避过几起迎面而来的婢仆，先到厨房趁没有人偷取了足够的食物，又载了一壶热茶，这才溜回地道里，填塞肚子，斗志恢复旺盛。无论地道或大梁，都不宜久留。问题在于他仍想不出可安全离开的办法。当魏人在城内城外遍寻他而不获，定会猜到他是在某一隐蔽处躲着。魏朝不乏才智之士，龙阳君本身便是非常精明的人，迟早会想到这幢他项少龙曾逗留过的信陵君故宅，也会想到宅下

会有未废弃的地道。自己偶尔潜出来偷一餐半餐菜肴或点心果腹，该不会出问题，但长此下去，定会惹起怀疑。有了这两个顾虑，他下定决心，必须在两日内离开大梁，否则可能永远都不用走了。

肯定宝库上的卧室无人后，他又偷上去，翻開箱子，取了一套御寒的斗篷及厚袍衣物，正要离去，房外面足音传来，接着是有人在厅中坐下谈笑的声音。项少龙心中一动，移到门旁，拉开少许，透过隙缝往外望去。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外面坐着三个人，另有近十名似是亲随一类的人物，人人隐透紧张神色。其中一人赫然是龙阳君，他脸色苍白，骤然间像老了几年的样子，形神憔悴，再不像以前般“娇艳欲滴”。另两人一个是身穿武服的将军，一个为大夫服饰的中年男子。

那将军首先发言道：“这次我们来找平丘君，是为了搜捕项少龙的事。”

项少龙心中一寒，知道龙阳君已猜到自己可能躲到这里来了。

平丘君大讶道：“范将军找项少龙，为何竟会找到我这里来呢？”

他一开腔，项少龙认出他是早先在卧室里和姬妾胡混的那个男人。他们不在大厅见面，反避入内厅，不用说是怕泄露风声，那等于说他们已推断出自己藏在地道里。可以想象这位大梁城守范将军，必已派人把整个信陵君府团团包围起来。不过他仍不太担心，因为地道的出口在后山的密林里，远离信陵君府，不容易被发觉。

龙阳君道：“范将军敢以人头担保，项少龙仍未离城，假如他仍躲在城内，那最有可能是藏在这里。”

项少龙听他说得有神没气的，知道他因为要逮捕自己这个“老朋友”而饱受折磨，不禁心中暗叹。

平丘君色变道：“没有可能的。我曾着人把府内每寸的地方都彻底搜查过，若他在这里，绝瞒不过我们，更瞒不过狗儿灵敏的鼻子。”

范将军道：“我们问过信陵君以前的手下，证实项少龙当年就是由地道一类的通道从这里逃走的，不过却没人知道地道的出入口在何处。”

龙阳君接口道：“平丘君可询问府内各人，看看有没有忽然少了食物衣服一类的事，便可知项少龙是否藏在下面的地道里。”

项少龙暗叫厉害，哪还敢再偷听下去，急忙退回入口，关好盖子，拉过原先的草席子遮好，回到地道里去。然后毫不犹豫从后山的出口溜出去。茫茫雪夜中，只见魏兵点起火把，把信陵君府围得水泄不通，幸好出口处刚好在重围之外，否则这次又插翅难逃。不过他并非已脱离险境，而是刚陷进险境。一队魏兵正朝他的藏身处赶来，火把光和狗吠声，令人心胆俱颤。项少龙

把偷来的衣物结成一个大包裹，挂在背上，依以前带赵倩离开的旧路，向附近的房舍潜去。边行边看，不由暗暗叫苦。原来附近的街道全有魏兵设下关卡，最要命的是连屋顶都设置了岗哨，监视着信陵君故居附近的街道。项少龙生出寸步难行的无奈感觉，伏在路旁的草丛内。不过他很快便知道此也非安全之计。

一队五十多人的魏兵，正沿街而来，以长矛插入草丛，进行水银泻地式的彻底搜索。项少龙无可选择下，趁着火光还未照到身上的时刻，爬往对街，攀上对面一间房舍的檐头处。这所房舍由于比附近的房子矮上一截，所以并没有敌人放哨。魏兵过后，他正犹豫是否藏入屋内，马蹄声响，一辆华丽的马车从魏兵远去的那边驶过来，前后均有骑兵护送。项少龙观察形势，落回地上，闪到路旁一棵大树后面，又迅速攀到其中一枝横伸出路面的粗干上，手足紧缠结了冰的树干。

假如现在不是正下着大雪，他绝不敢冒这个险。这是一场赌博。只要那十多名护卫中有一人抬起头来往上看，保证可发现他的存在。但大雪照面打下来的时刻，谁都只会低头看路面。当他的心跳到嗓子眼的紧张关头，马车驶到他的下方。

项少龙先卸下背上的包袱，垂手轻抛到尚差少许才来到正下方的马车顶上，然后放开双脚，足尖点在包袱上，松手落下去。因隔着包袱的关系，他点地无声地落在车顶上，再伏下身来，完成了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完成的行动。马车在这个变成了雪白世界的古都城缓缓而行，朝某一目的地驶去。他完全不知道马车会带着他到哪里去，但却知道暂时离开了险地。经过一处关卡，魏兵不但没有问话，还肃然致敬，任由马车通过。车内那人的身份必是非同小可，否则怎能受到这种优待？现在连他都很想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达官贵人。马车内似有一声叹息响起。

项少龙生出好奇心，把耳朵贴到厢顶处，凝结的冰雪冻得他立即放弃了这一举动。改为略抬起身体，往外望去。一看下立时惊呆了眼睛。我的天！原来马车正转入御道，朝王宫的正门驶去。

马车在护卫的前后簇拥下，从放下的吊桥越过护城河，进入主宫门。在这个时代里，王宫无论规模还是设施，均相当于一座内城。为君者无不竭尽心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使王宫在各方面成为一个超级的军事据点，城堡中的城堡。既是要防范外敌的攻击，更重要的是防止内敌叛上作反。项少龙这次糊里糊涂地被送进了王城，要离开就更让他头痛了。他又惊又喜地进入



宫门，依然躺在车上一动不动，任由雪花把他覆盖，若非如此，当城墙或哨楼上的守军居高临下地瞧来时，他就要无所藏身，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

这么大的雪并不常有，异日他要重施故技离开王宫，肯定行不通。他藏在雪底下，头脸贴在压扁的包袱上，那可说是眼下唯一稍有温暖的地方。眼虽不能见物，耳朵仍可听到声音。木轮转动声和马蹄声中，他感到车子在宫内左弯右拐，该是朝内宫的方向驶去。

马车终于停下来，随护纷纷甩镫下马，四周足音纷起，只听内侍宫娥齐声叫道：“王后万安！”

项少龙差点惊呼出来，忍不住略翘起头，偷望下去。车门被拉了开来。大雪飘飞下，单美美熟悉的动人背影，像一个梦般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只见她穿着华丽的袍服，头戴凤冠。内侍一手打着伞，一手曲肘横举，让她扶着，缓缓往一座宫殿的台阶走去，前后簇拥着十多名宫娥内侍，禁卫则林立两旁。那种气势派头，让人无法想象她以前只是在咸阳任凭权贵采摘的妓女。

项少龙呆看着她的背影盈盈消失在台阶之上，心中百感交集。纵是明知单美美不会出卖他，他也难以和现时贵为王后的美女接触。太危险了，而且说不定单美美会像龙阳君般出卖他。马鞭扬起，项少龙继续他的免费的旅程。眼下马车不用说是朝马厩驶去，那时拖车的四匹健马解下马缰，车子则送入仓库，立即洗刷冰雪，如不在这之前脱身，自己便要暴露无遗。项少龙正苦于无下车之计，马车来到一条两边大树林立的路上。项少龙暗叫天助我也，小心翼翼地蹲起来，夹好包袱。趁驾车的御者注意力全集中到前方，他站了起来。身上的冰雪似砂石般洒下，他探手抓住一枝横斜伸出来的树干，纵身一跃，离开既把他带出险境，但又把他送入另一险境的车子。

项少龙凭钩索和大雪的掩护，翻过两重殿宇，落到一座院落内的草丛中。这是单美美刚才进入那座宫殿后方的房舍，该是宫娥内侍一类人物居住的地方。他并不担心会遇上侍卫或巡犬，那只会布在内宫的外围区域。

无论赵宫、秦宫、楚宫、君主和王后的寝宫都是各自独立的殿宇群。除非魏王要来宠幸单美美，否则他不会撞上魏王。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找个藏身之所，再趁机寻找食物和想办法脱身。现在他认为最佳的办法，莫过先躲藏个十天半月，待风声稍缓后再偷离王宫。不过正如龙阳君所言，假如他长时期地偷吃偷喝，迟早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最理想当然是可冒充宫内某一内侍，但他那比任何人都要高挺俊拔的体形，要冒充体态阴柔的内侍，等于痴人说梦。

项少龙环目四顾，风雪中四周寂然无声，各厢房透出灯光。刚才他翻过重殿宇，已对环境了然于胸。这以后宫为主的屋宇群，被外墙团团围起来，自成一个独立的天地。除了围墙的四角设有哨楼外，就只有前后入口处有守卫，其他地方是不设防的。单美美当然有一定数目的亲卫，但他们却不会也不允许进入她起居的地方。所以若他能够潜入这美女的寝宫，该是最为安全的。

眼下项少龙置身的方形露天花园里，西首和南首各有一道门户，全都紧紧关闭着。拟定好行动的方针，他再不犹豫，再次翻上屋脊。这些内宫房宇，虽是结满冰雪，却不似城墙般高了至少三倍以上，且有可供钩子挂搭的檐蓬脊顶一类的东西，故虽不容易翻腾上落，仍难不倒他。再落下来，已到达后宫后方的园林里。这个时代各国王宫的建设，大多是参考周室在镐和洛邑两地的都城制度。魏王宫基本上是依中轴线排列的建筑组群，大致可分前中后三个区域，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北区共有十五组建筑物，乃王室的居住区，并以帝后的寝宫为主，位于此区正中。中区是三朝所在。三朝是大朝、外朝、内朝。名称虽不同，但其实都是君主和朝臣处理政务的地方。南区是王宫的正门和校兵场所在，以五层门户把它和正中的主殿隔开来。

项少龙之所以如此留神于王宫的布局，皆因他想起凡王宫必有秘密的地道，此为古代权贵必备的快捷逃生路径。可以推想魏王寝宫下必有这么一条逃生地道，若能找到，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王城。单美美的寝宫可能也有这么一条地道，而且至少该有九成的把握。凭他鞋底的“开锁工具”和曾受过的开锁训练，这个时代的锁头机关绝不能把他难倒。想到这里，等于在绝对的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一颗心登时活跃起来。只要寻到单美美的寝宫，他就有可能安然离去。

他静心地藏在一堆草丛内，留心观察后宫的情况。单美美回来不久，自应先沐浴更衣，然后返寝室休息。现时后宫只前进处灯火通明，可推知单美美仍未返回寝室。大雪逐渐稀疏，项少龙心叫不妙，决意立即潜进宫里，先一步摸入单美美的卧房去。遂从藏身处窜出来，移到一所似是储物间的窗下，肯定里面无人，取出鞋底的小铁枝，探入窗扇间的隙缝，挑开窗闩。跨入屋内，把窗门关好。

习惯了房内的光线，只见房门外有灯光透入，移身过去，贴耳门边查听外面动静。门外没有一点声息，他正想推门向外看，足音由左方传来。项少龙吓了一跳，暗叫好险，往后急退，躲在一个大柜之侧。足音过后，项少龙又走出来，推门试探着看过去。外面是一道长廊，两旁各有三道门户，看来该是专

责侍候单美美的内侍宫娥的居室。

项少龙心中叫苦，若这么硬闯出去，撞上人时将避无可避。但假如现在不冒点险，待会儿服侍单美美的人要检拾或拿取什么东西之时，他碰上人的机会便大多了。项少龙猛一咬牙，闯了出去。后宫共分前后两进，中间是个露天花园，现在他置身后进处，而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单美美的寝室究竟是在前房还是后室，否则就不用像现在瞎子般乱摸乱撞。他迅速来到右方一个廊道交接的岔路处，正要往前院的方向抢去，两名宫娥朝他走来，离他只有丈许的近距离。项少龙缩身回去，顺手推开最近的一扇门，不理是否有人，躲了进去。尚未有机会看清楚形势，门再被人推开，两名宫娥走进来。无奈下项少龙急忙躲在敞开的门扇后，祈祷她们千万不要把门关上。灯火亮起，方知道躲到后宫的膳房里来了。两女显然是来取食物去侍候单美美的，径自在橱柜灶笼间检拾搬弄，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不速之客的存在。

其中一名宫娥道：“她的心情非常不好，我还是首次见她骂人骂得这么凶哪！”

另一宫娥胆小多了，低责道：“不要乱说话，被那些爱搬弄是非的小人听到就糟糕了。”

不一会儿两女托着香茗糕点等物离去。

项少龙扑了出来，顺手牵羊取走余下的糕点，蹑手蹑脚追着两女去了。

项少龙展开浑身解数，蛇行鼠窜，忽快忽慢，避过几个内侍，来到前进一座大厅。前头两名宫娥由大厅的后门进入该是内厅的地方去。他肯定单美美寝宫的位置后，连忙翻上屋顶，直抵屋檐处，再以钩索降下，弄开窗门，闪了进去。那是座较小的侧厅，布置华丽，呈长方形，铺着厚厚的地毯，踏足其上，颇感舒服。由于厅角的火炉没有点燃，所以他可放心单美美不会到这里来。向南处有道大门，按方向应该是通往内厅。现在他对后宫的布局已大致

序。项少龙大感头痛，要在这么一个地方找条地道出来，不是办不到，却是休想瞒过别人。

首先他要把地毡全揭起来，甚至把榻子或家具移开，那和搬家怕没有多大分别，怎么能瞒过别人的耳朵？纵是所有人都聋了，但单美美随时会进来休息，自己哪有时间把搬乱了的东西还原？最头痛还是即使自己发现地道，但进入地道后将无法整理上面的凌乱局面，使人觉察不到有人移动过东西，那等于向魏人公告他是从地道离开的。

正叫苦不已，房门敞开。魂飞魄散下，项少龙没有时间穿窗而去，只好闪到屏风之后，蹲了下来，伴着他的正如他所料是个精美的铜制夜壶，幸好夜壶极其精巧清洁，不会发出异味。他从缝隙往外望去，见到进来的果然是贵为魏后的单美美，后面跟着一位宫娥，有点眼熟，记起是她以前在醉风楼时的贴身俏婢。单美美出落得更标致了，在华冠丽服的衬托下，透出以前所欠缺的富贵气质。她盈盈立在铜镜之前，让女婢为她卸下盛装。

女婢低声道：“娘娘！你不要那么担心，项爷吉人天相，他又那么有本事，自有脱身之法。”

项少龙先是听闻自己之名大吃一惊，接着心头一阵感动。想不到一位风尘女子，与自己又一向不大和睦，只因自己举手之劳帮了她那么一回，她反比龙阳君更情深义重。

在灯火下，单美美秀丽的玉容不见半点喜怒哀乐之色，淡淡道：“担心有什么用，小卿，我不要房间这么光亮。”

小卿吹熄四盏灯，室内的灯火顿时黯淡下来，另有一种柔和气氛。

项少龙心念电转，最后终放弃向单美美求助的强烈冲动，因为他不想破坏单美美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决定待她登榻睡觉后，便溜出去找个其他地方躲它一晚，明天再返回来寻找地道的入口。打定主意，他又从屏风后往外瞧去。单美美只剩下单薄的贴身衣服，把她玲珑饱满的曲线表露无遗。项少龙暗道难怪会有这么多见惯世面的男人迷恋她，因为她确是个有充足天赋本钱的尤物。单美美幽幽叹一口气，打破室内那如同凝成固体的沉寂。

小卿轻轻道：“大王今晚怕是不会来了。”

单美美轻轻道：“现在他只想得到项少龙的人头，怎么还有闲心到这里来？夜深了，你回去睡吧！”

小卿施礼后推门去了。单美美转身朝屏风走来。项少龙头皮骤感发麻，单美美已和他来了个两脸相对，四目交投。单美美低呼一声，慌忙以手掩住自己檀口，不能置信地瞠目摇头。



项少龙苦笑道：“美美可是受惊了？”

单美美惊魂甫定后，伸出玉手，拉起他的大手，往榻子走去。没多久两人在温暖的锦被里拥个结实。

单美美献上热烈的香吻，低声道：“你要人家怎样帮你呢？唉！项爷真是神通广大，竟有办法进到这里来找人家。”

项少龙本意并不是想来找她的，却不便说出来，有点尴尬道：“美美到屏风后去不是要……嘿……”

单美美俏脸一红，横他一眼，搂紧他的腰，梦呓般道：“好了，终可以和你睡在一块儿。”

项少龙惊讶道：“美美真的垂青于我吗？”

单美美不好意思地道：“我是很易钟情于有本领的男人的，不过很快又会厌倦，但对你却有些不同。你该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再不必口不对心。初时我很恨你，你这人哪，总不肯把人放在眼里，想不到杨豫姐没有说错，你这人是外冷内热，只有你才肯那样帮我的大忙。人家尚未有机会亲口谢你哪！”

项少龙笑道：“你刚才不是‘亲口’谢了我吗？”

单美美霞烧玉颊，又主动和他热吻一番，然后神色微黯道：“你对我没有兴趣吗？为何毫无反应呢？”

项少龙知道她对男人经验丰富，察觉自己对她没有正常的生理反应，故而自苦自怜。歉然道：“一来我觉得美美你已是名花有主，不该侵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身陷险境，正忧心如何离开，所以难以放开怀抱，和美美你享受鱼水之欢。”

单美美释然，旋又蹙起秀眉道：“你既能来，自然也有本事离开吧？”

项少龙苦笑着把来此的经过和盘托出。

单美美听罢咬着下唇道：“你既然找到我门上来，我自然也要把你安全

单美美娇躯剧颤，娇呼道：“我差点忘了！确有这么一条地道，就在寝室内。”旋又苦恼道：“但开锁的钥匙却掌管在内侍长手中，我打不开来哪！”

项少龙大喜道：“那就更好，就算我走后被人发觉，你也可推个一千二净。”

单美美奇道：“你懂得开锁吗？”

项少龙挪开一点，细审她在柔和灯光下的如花玉容，微笑点头，又轻吻她的香唇，道：“你知不知道地道的出口在哪里呢？”

他心情转佳，开始感受到在被窝里厮磨的引诱力，生出肉欲的冲动。

单美美显是感受到他的压迫，春意盎然地瞅他两眼，再赧然埋入他宽阔的胸膛道：“大王说地道的出口在离东城城门不远处一个马厩的天井处。”

项少龙心中称妙，如此就可凭快马逃生。不过仍有东门那一个关口，心中一动，又问起她刚才到哪里去了。

单美美用力抱紧他，闭目呻吟道：“我是看一位姐妹去了，明天她要到齐国去。唉！项少龙啊！你不要这么快走好吗？王宫的生活太刻板苦闷，可以活活把人闷死的。”

项少龙苦笑道：“你后悔了？”

单美美睁开美目，神色茫然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昨晚我梦见醉风楼，和豫姐像往常般在花园里玩抛球，唉！她们怎么样了？”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酸，问道：“他对你好吗？”

单美美呆了半晌，低声道：“我真的弄不清楚，自登上王位，他变得很厉害，有时梦中也会叫着要杀某个开罪了他的大臣。若非人家有了身孕，说不定会央你把我带走呢。”

项少龙的欲火立时退得全无踪影，人也清醒过来。暗忖在这等时刻，怎么也得保存体力，自己前几天曾大病一场，更不适宜和单美美颠鸾倒凤。岔开话题道：“你刚才去见的姐妹，是否三大名姬之首的风菲？”

单美美点头道：“是的！我们还说到了你，她很欣赏你哪。”接着兴奋起来道：“不若求她掩护你出城好吗？她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项少龙断然摇头道：“不！我不想连累任何人？她为何要到齐国去？”

单美美答道：“是为了齐王的五十大寿，听说石素芳和兰宫媛都应邀到那里去。包括秦国在内，各国都会派代表去贺寿。”

项少龙听得糊涂起来，惊讶道：“燕赵两国不是和齐国交战吗？为何忽然和好起来了？”

单美美摇头道：“对这种事我不太清楚。听大王说，好像齐王到现在仍



决定不了谁当太子，其中牵涉到田单的权力，所以大王很热衷于齐国策立太子的事。”

项少龙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心情去理会齐人的内政，低声道：“乖美美！快告诉我地道的入口在哪里！”

单美美骇然道：“不要那么快走好吗？我有办法把你藏上几天！待风头火势过后再走，不是更安全吗？”

项少龙断然道：“不！我定要趁现在这雪天走，雪停后更走不了。”

单美美不舍地把他搂紧，凄然道：“搂着你，就像把往昔最可贵的全拥有了，你却那么不停地嚷着要走，项少龙啊！不要对人家那么无情好吗？”

项少龙心中一阵感触，知道单美美并不是真的爱上自己，那是一种混杂了感激和怀念的复杂心情，加上深宫寂寞，所以渴望自己留下来陪她。他心中自然不无怜惜之意，在她温软香滑的红唇上轻轻啜一下，柔声道：“我怎么舍得无情待你呢？不过我现在需保留体力，以应付艰苦的逃亡生活。”

单美美回吻他一口，脸泛红霞道：“我不再逼你，但你总该有点表示，例如摸摸人家的身体，那将来就不致会轻易忘掉美美。”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荡。说真的，这么搂着一个丰满而充满青春活力的动人胴体，兼之阵阵幽香随着被窝的温热送入鼻翼中，若说不血脉贲张，谁都不会相信。不由探手在她背臀间来回爱抚，单美美登时呼吸急促起来，水蛇般在他怀里蠕动揉贴，更挑起项少龙的情焰欲火。项少龙的手扩大了活动的范围，由她的大腿上移至俏脸，其中不可对人言的过程，令这对男女生出既销魂又刺激的偷情滋味。项少龙此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正要翻身把她压住，单美美推开他，娇喘吁吁道：“地道入口在大衣柜里，下面是块活板，揭起它可见到锁死的地道入口。”

项少龙惊醒过来，心中感激，知道她是怕影响自己的体力，所以强行克制她的欲望。和她来了个炽烈得可把两人融化的热吻后，他跳下榻去，正要

拉开柜门，想起一事道：“还有没有别的入口？”

单美美道：“御园内有两个入口，宫内的人都知道。”

项少龙搂她一下，道：“那就更好，入口既然不止一个，我走后纵使被人发觉，也不会怀疑到你头上来。”

再缠绵一番，毅然从地道入口钻进去。

寻春